

創刊號

耕

耘





耕耘半月刊

出版兼發行：耕耘出版社

通訊處：新嘉坡蜜駝律一七二號
172, Middle Road, Singapore, 7.

承印：文藝印務公司

新嘉坡芽籠十三巷二十九號

出版日期：一九五四年四月十日

零售：每本三角

訂閱：三個月 一元八角

半年 三元五角

全年 七元

(寄英屬地，免收郵費。其他各地，另加四分。)

目 錄

我們的話	編輯室	(一)
魯迅與青年	盧超	(二)
他們在誹謗我	何勁	(三)
捕魚人家	志華	(四)
關於「高老夫子」	汪洋	(六)
現實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	林鴻	(八)
青年	西風	(十)
膠園小調	芭人	(十一)
考驗	路燈	(十二)
彼岸(歌曲)	鐵風	(十四)
悼友	行卒	(十五)
呼聲	黃枝連	(十五)
現實的教訓	楓	(十六)
無病呻吟及其他	少知	(十八)
怎樣看畫展	余所亞	(十九)
石級說的話	靜波	(二十)
材料、創作、演出	耀光	(二一)
生活台上(漫畫)	憐惺	(二二)
校長室裏	陸苗	(二三)
訴苦(木刻)	王景明	(二七)
我們對孔乙己的同情	林青	(二八)
編餘漫筆	編輯室	(封底)

我們的話

在艱苦中，「耕耘」終于付薪了！

在「沙漠」上，本來是不適宜「耕耘」的。然而，明知如此，却要去「耕耘」，倘若用聖人的話，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了。我們將以一股勁力，抖擻起不折的精神，在重重的攻驗下，準備硬着頭皮，碰碰現實的釘子！

前此，有人在供奉包裹糖衣的東西——色情文化。那糖衣下的毒質，已經受到抵制而走向窮徑。

更有人在歌功頌德，大喊「光明」，「火炬」……其實，那是幫閒者在掩飾黑暗。

處在這人人受難的流離亂世，我們將不沉默。於是我們「呐喊」！動手「耕耘」。

漸漸的，從四方八面，我們隱隱地聽到了無數的回聲！

「耕耘」於「沙漠」上，倘若有所「收穫」的話，將是此時此地健康文藝的一道火花！

末了，願大家都在「耕耘」，都在「收穫」！

——編輯室——



魯迅與青年

——為「耕耘」創刊號而作

• 蘆超 •

在文藝思潮史上，

南的青年。……

魯迅是永遠站在青年這一邊的。自小，魯迅就

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

可見魯迅為青年「設計」的生存方式，不是像

崇信「進化論」，直到中年，他還是堅持「下一代總比這一代有辦法」的觀點。於是，他就把莫大的希望，寄託在青年的身上。晚年的魯迅，才由進化論躍進到唯物論；同時，他也把青年帶向同一的途徑上去。他愛護青年之深，提挈青年之切，是中國青年所不會加以遺忘的。雖然，魯迅是逝世了，但是，他永遠是和我們在一起，永恆地向我們教導，

向我們微笑！——魯迅的精神是年青的！

魯迅的時代，是一個新陳代謝的時代，那時，新的改革，並不是「一翻斛斗便告成功」，於是乎「免不了標新立異的罪名，不許說話，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為天地所不容」。舊勢力的潛在，像一條盤踞着的毒蛇，在企圖吮吸人們的血。「博雅」如陳西瑩教授之流的「正人君子」，還企圖以「古訓」套住「脫繩之馬」的青年。「古訓」所教的，就是教人不要動；不動，就少於失錯。然而，這種生而不動的生活方式，經魯迅無情的揭露，乃是「半生半死的苟活，才是全盤失誤的」。這時，與「正人君子」對壘的，也祇有魯迅這等人。

他說：

「我想，我們總得將青年從『牢獄』裏引出來

……」

一方面，對於假道德、偽國粹，魯迅或予以致命的攻擊，使之無所遁形；或予以入骨三分的諷刺，揭發它的假面具。其工具最主要的是雜文。但像「彷徨」中的高老夫子，道翁等人，也都是那些「物以類聚」的「正人君子」的原形。

在給繼儒、培良的信上，魯迅說：

「倘若我有這力量，我自然願意有所貢獻於河

波」中的六斤，「祝福」中的祥林嫂，「朝華夕拾」中所提的阿毛，都是被損害與被侮辱者，多半是舊社會在吃人禮教下所產生的孤兒寡婦的類型。晚年，魯迅看到一般有志的文學青年，也是他的門生，如柔石、白莽、馮鏗、胡也頻、李偉森的受害，終於在施蟄存、杜衡等所編的「現代」雜誌上發表一篇「為人忘却的紀念」，鬱怒情深的寫了

一律：

他們在誹謗我

何勁

一個震人耳膜的聲響，

驚醒我的美夢，

呵！他們在誹謗我！

街頭巷尾，

三五成群，

吵聲隆隆地。

他們在誹謗我！

他們要求，

薪水增加；

時間減少，

我說：「我們勞資要合作——

我出錢，你們出力，

我指揮，你們工作……

如此這般，社會才會進步。」

「放屁！」如雷震地的聲響，

——我差一點被嚇昏在經理室內。

他們惱怒了，

於是，

他們說：

我喝工人的血汗，

我侮辱婦女，

我壟斷市場、走私，

我父親是殺人放火的強盜，

我……

他們在誹謗我，胡說八道，

我生氣地說：「簡直目無法律，

喂！抓去！這批非法的分子！」

他們更惱怒了，

他們用罷工對付我……

甚至有的向我要命……

有的向我要女兒……

有的向我要丈夫……

有的向我勒兒子……

瘦稜稜的拳頭在揮動，

火焰的眼光在閃射。

呵！我要昏倒了，

我全身戰慄。

可是我還要叫：「簡直目無法律，

喂！抓去！這批非法的分子！」

但是他們一點也不害怕，照樣地誹謗我！

他們，呵，有一天會衝到我的別墅

來！

慣於長夜過春時，契婦將雞鑿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頭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處在烏煙瘴氣的包圍中，陷於澹淡悲哀的襲擊
下，魯迅始終採取兩種奮鬥的方法，從而教誨青年怎樣的奮鬥：

「一：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兩大難關，其一是「歧路」……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於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如果遇見老虎，我就爬上樹去……而且先用帶子綁住，連死屍也決不給牠吃。」其二便是「窮途」，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跨進去，在刺叢裏姑且走

走。

「二，對於社會的戰鬥，……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堑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鎗。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吧。但恐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總結起來，我自己對於苦悶的辦法，是專來與襲來的苦痛搗亂，將無賴手段當作勝利，硬唱凱歌，算是樂趣。」

總之，魯迅給予我們的教誨是多方面的，是持久的。希望能夠加以不斷的學習，俾在人生的正軌上去實踐。

一一一。廿。

捕魚人家

志華

(一)

天未破曉，沿海一帶的漁村，已開始熱鬧起來；靠着捕魚為生的村民，都已起身，女的忙着作早餐，男的收拾魚網，準備出海的工作。

在一間相當破陋的茅屋裡，阿德嫂睡眼惺忪，腦後的大髻，零亂，鬆懈得快要散開來。她忙腳亂地燒火，煮粥，洗碗。做爲婆婆的福姆，卻顯得很忙亂地踱來踱去，幫着一些瑣事。德嫂的爺爺——福伯，正坐在飯桌的一隅，嘰哩咕嚕地抽着水烟，他那雪白如棉絮的頭髮，和那額上深刻的皺紋，顯示出他是一個受過生活磨煉的漁夫。阿德哥是一個將近三十歲的人，有着相當結實和強壯的身體。

「阿桂，手腳兒得放快點，時候不早啦。」福姆對媳婦說着。

「就好了，婆婆。」
俄頃，從鍋裡舀起了幾碗稀粥，擋到飯桌上，再拿出一盤昨天煎的魚，和一盤鹹菜。福伯父子，端起碗來，把熱氣騰騰的粥儘往嘴裡送，不上一刻鐘，就用畢早餐；拿毛巾將嘴揩一揩，然後拿起捕魚用具，匆匆地出了家門，走向碼頭去。阿德嫂婆媳倆，站在門檻內，目送着他們遠

去，心中照例在祈禱着：

「菩薩保佑」。

碼頭，人聲吵雜，漁夫們都忙着登上各自的漁船，爭先恐後地將船兒向那茫茫的大海划去，希望多捕幾斤魚，多換幾個錢回家買米。

阿德哥很熟練地解開船頭的繩子，用手用力一推，漁船就離開海灘，順着流水盪開去，然後上了船，福伯坐在船頭，阿德哥則站在船尾，划着雙槳，破浪前進，同行的，還有李三子，牛大叔的兩條漁船。這時，天才微明，太陽正沐浴在海的邊沿。

當東方完全現出一個熱烘烘的太陽時，漁船相繼的歸來了。碼頭上，又充滿了各種叫囂聲，魚販們拿着秤，到這兒來收買魚蝦。他們大多數是漁夫的債主，他們瞭解這個村子裡的漁夫，多是善良可欺，而經濟方面，又是非常的窮困。因此，每當漁民急着錢用的時候，他們總自動拿出錢來借貸，並在半哄半騙之下，和他們訂了條件：凡向他們

魚販，借錢者，得將捕得的魚，以最廉的批發價，賣給債主，不得另售他人，直到借款還清爲止，否則，他們就會採用種種毒辣

的手段，來陷害對方。在這種剝削與壓迫之下，漁民們惟有過着「捕魚人家世世窮」的生涯。
「喂，老梁，怎麼？今天只捕得這麼一點點，又是劣等貨，呸！這怎麼行呵？欠我的債，幾時才能還得清？」綽號霸王的魚販，對着梁老頭的貨色——魚蝦，感到不滿，瞪着三角形的眼睛，狠狠地說着，再指一指另一個年青漁民所捕得的一筐大魚：

「你看，人家的貨色多美。」「海海（口旁），年紀老了，沒用啦，不能跟年青人那樣有力，到深海捕大魚」。

「是的是的，那……那就把價錢算便宜些好了。」梁老頭無可奈何，近乎哀求地說。魚販聽了才滿意，拿起秤來秤着；秤碼上指着：三十三斤四兩，但他毫不猶疑地說：

「三十斤，一斤價錢三角，三三得九，一共是九元，扣起三塊還我的債，哪，現在一共是六元。」

「哦，謝謝，謝謝！」梁老頭雖不滿意他的剝削，但也無可奈何，戰抖着雙手，接過六塊錢，待他走後，却禁不住地歎了一

口氣：

「唉！窮人的命！」

在另一處，阿德哥正在和魚販張胖子在爭執着：

「張老板，你不能這樣地剝削我們呀，這明明是一百斤，怎能算只有八十斤，不能這樣呀！」

「是呀，張老板，這不行，我們也要活命，斤兩不能差得這樣遠。」和阿德哥合夥的李三子也在旁不平地說着。

「媽！的，小伙子，說話可得放客氣點，什麼剝削不剝削，要不是俺姓張的慈心，借錢給你們，看你們現在還能在這兒呱呱吵麼，媽的！」魚販張圓瞪着眼睛，右手撤開衣服的一邊，將手插在腰間；左腳提起，擋在地面上的一塊大石頭上。他的助手也狠狠地睜着眼，彷彿要大打出手。

「……」提起借錢的一回事，阿德哥的心似乎被猛刺一刀，痛苦地沉默下來。

「可是……這明明……是一百斤呀！」李三子不肯甘休地爭辯。

「喂，你可懂得不懂得這裡的規矩：一百當八十，要賣就賣，不賣就拉倒，還我的債來！」在威武與金錢的壓迫之下，他們只有低頭；這時，上了年紀的牛大叔，過來解圍：

「唉，算了，算了，張老板，不必生氣，這二個孩子年輕不懂事，你老不要跟他們計較」。在牛大叔的半勸解半哀求中，終於成了交易。阿德哥分了錢，低着頭，向着家裡走。

下午，太陽像火球般地高張在天空，晒得地面上的熱氣直往上升；村裡的狗，也都伸出舌頭，懶洋洋地在打盹；可是，漁民們可還得在日光下，修補魚網。

阿德哥父子，正在做着這種工作。福娟却拿了一張矮凳，和九歲的孫女阿珠，坐在門前打着草鞋。

少頃，望着正在補網的丈夫，見他汗流滿臉，說道：

「阿德的爸，你就歇一歇吧。」

「爸，放着，等我補好了，你就歇着吧。」

福伯放下工作，踱到門前坐下，無限感慨地說道：

「年紀大了，沒用啦！咳……咳。」

阿德嫂從屋裡端出一碗茶來：

「爺爺喝茶。」

「哦！」福伯接過茶，瞥了媳婦一眼，對着這麼一個賢慧的媳婦，心中感到十分快慰。

「阿狗的爸，你也來歇會兒吧。」阿德嫂對着正在修網，汗流滿身的丈夫，深情地說。

他們的婚姻，雖由父母主婚，但阿德嫂是一個舊式的女子，她具有舊式女子的美德：容忍，溫柔和勤勞，對着丈夫，總是低聲下氣，所以十年以來，兩口子的感情倒很融洽。而她，更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丈夫的身上。作爲

丈夫的阿德哥，對着這麼一個克勤克儉，替他養了一男（阿狗）

一女的妻子，也感到非常的得意。

× × ×

(三)

回答福伯的，是空間一陣沉默。

爲了生活的驅迫，阿德哥在夜裡，還得和鄰近的幾個漁夫，出海多捕一趨魚。他雖然知道，這是挺危險的事，阿德嫂和福伯兩老，常阻止他冒這個險，然而一切的勸告，終抵不過生活鞭子的抽打，爲了一家大小六口的伙食，爲了還債，他是不得不冒這個險，本來，窮人的命是不值

了工作的，到自家的屋前憩息，德嫂遞過一條溼潤的毛巾，給他揩臉，抹去身上的臭汗。福伯卻又拿出水煙來，抽了幾下，對着兒子問道：

「阿德，我們一共還欠人家多少錢？」

「嗯……除了張胖子的二百三十七元之外，還有前回牛大哥替我們向前村的周太爺借的五十元」。

他聽到德嫂的招呼，便放下工作，到自家的屋前憩息，德嫂遞過一條溼潤的毛巾，給他揩臉，抹去身上的臭汗。福伯卻又拿出水煙來，抽了幾下，對着兒子問道：

「阿德，我們一共還欠人家多少錢？」

他聽到德嫂的招呼，便放下工作，到自家的屋前憩息，德嫂遞過一條溼潤的毛巾，給他揩臉，抹去身上的臭汗。福伯卻又拿出水煙來，抽了幾下，對着兒子問道：

「阿德，我們一共還欠人家多少錢？」

今夜，天正下着細雨，阿德哥披上雨衣，帶上笠帽，準備出

關於「高老夫子」

汪洋

(接上捕魚人家)

「高老夫子」是魯迅筆下的諷刺作品，主角姓高，名爾礎，乃至爲了仰慕俄國文學家高爾基而自改其名的，蓋「基者，礎也」。于是乎這位高爾礎竟自以爲不凡；似乎可以與高爾基相提並論。凡是有人提到高爾「基」的名字，彷彿就立刻和他的大名——高爾「礎」發生關係似的。

高老夫子是進過學堂的，也頗懂得詩，書，禮，易這一套，因此也能援筆爲文。

有一次，他做了一篇名「中華國民皆有整頓國史之義務」底大作被刊登於報端以後，果然「感動」了好些人，像賢良女學校校長就給予青睞，繼而聘他爲該校的歷史科教員，賢良女學校校長曾爲了一點小事，就氣走了一位歷史科教員，然而他並不在乎，現在他已經找到這位大名鼎鼎的高老夫子了。

高老夫子一接到那張紅紙聘書以後，心中非常愉快，而且得意忘形，竟在無意中告訴他的朋友說，在女校教書，可以天天看女生了。

但他在鏡子裏忽地看到他那左邊的眉稜上，因小時候跌了一交致留下一個尖劈形的瘢痕，他有點生氣他的父母當時不好好的照顧他。他生怕這次進入講堂被女生看見，雖然他如今已留下頭髮想把他面上的缺點掩着，但無論如何，那尖角還是遮掩不住。

就在他照着鏡子的那天早上，他照好了鏡子，梳好了頭髮，正想拿歷史課本來預備，忽然，他的老友黃三又來約他去打牌了。

原來高老夫子常常和黃三，老鉢這些人，時常在一塊聚賭，或者到酒店看女人去……。高老夫子這時被黃三來打擾，十分氣憤，現在他當了教員，地位顯然不同了，他因此有點看輕黃三，但經不起黃三的囉哩囉蘇，要他去打牌，他拒絕了，但他仍拿出那些牌子給黃三，黃三才悄然離去，可是他準備歷史教學的時間，已因黃三困擾着他而枉費了，看看時間將近，又看看歷史教科書上剛才擬準備的第一篇「東晉之興亡」，他十分氣憤，因爲他只看了數行，並沒有充分的豫備，他越想越氣那中途辭職的歷史教員了，要是他沒有把三國的事情講完，他的豫備決不至於那麼痛苦，因爲他最熟悉的是三國演義這一類的故事，如桃園三結義，孔明借箭，三氣周瑜等等。不過因爲時間已到，他也無暇去想那許多拉拉雜雜的事了，拿起教科書，裝在新的皮包裏，便匆匆的趕到學校去上課。

高夫子到了學校，見不到校長，出來歡迎他的是花白鬍子的教務長萬瑞，別號「玉皇香案吏」，看了他的別號，我們可以知道高老夫子與萬教務長可以說是同流人物，試看高老夫子和他的對話：

「啊呀！礎翁！久仰久仰！萬教務長連連拱手，並將膝關節和腿關節接連彎了五六彎，彷彿想蹲下去似的。

海去。

「阿狗的爸，外面下着雨呢，你就別去吧，反正米缸裡還有二天的米，你還是別去吧。」德嫂心中感到不安，似乎有不祥的先兆，所以不讓阿德哥出海。

「不行，今晚的潮水漲，魚兒一定多，收穫會較好，我不能放過這條生路，能够多撈幾個錢就撈，好早還清債。」

「不，你還是別去吧，我……我有點怕。」

「唉，傻的，有什麼好怕，反正我已習慣於這種跟風雨搏鬥的生活。——唔，待會兒雨就會停的，你還是去照顧孩子們，多睡一會兒，你自己的身子也要緊。」說着，擅自走出家門。

德嫂無可奈何，目送丈夫離去，心中又唸道：

「菩薩保佑，阿狗爸平安歸來。」

到了半夜，雷聲大響，刮起暴雨，下了大雨。德嫂的茅屋漏了，兩老與媳婦都起身，拿了水桶來盛雨水。阿狗卻被雷聲驚醒，放聲大哭；德嫂一面哄着孩子，一面卻在擔心丈夫的安全。兩

「啊呀！瑞翁，久仰久仰！」高老夫子照樣地故且說。

於是他們坐下來談，那教務長又用贊美的口氣說：「啊呀！穢翁的大作，是的，那個……是的，那——中國國粹義務論，真真要言不煩，百讀不厭！實在是少年人們的座右銘！座右銘！兄弟也頗喜文學，可是，玩玩而已，怎比得上穢翁……」。

高老夫子這時卻不發表什麼偉論，因他的歷史，還沒有豫備妥當，再者，聽了教務長的滔滔不絕，更把他在家裏豫備的一切幾乎都拋得一乾二淨了！他有點着慌，不過教務長並沒有注意有這一點，還是繼續的講下去。

忽然，鈴聲響了，「這是退課鈴」教務長對高夫子說，於是他們再坐了一會，不久，鈴聲重響，教務長才帶他到班裡去，高夫子這時只是想着上課時走路要怎樣走，眼睛要怎樣看，直看呢？還是掃來掃去，講書的神情及態度又要怎樣裝……這些，這些都是他和教務長在一塊兒走時，忽然湧起的思潮，到了課室，教務長從袋裏拿出一張紙條，把它向學生宣讀一次，便悄悄離去，當高老夫子定神一下，開始豫備講書時，已經看不見教務長的影子了。

他只看到很多對的眼睛和烏黑起伏的髮浪，還有一些嘻嘻的笑聲，當他拿起書來問學生教到什麼地方了，學生們說今天是從「東晉之偏安」教起，喚！他心裏想，莫非自己眼睛花了吧！他看了再看，而書上「東晉之偏安」明明屢次躍然紙上，他這時又聽到課堂裏嘻嘻的笑聲，他以為大概是她們在譏笑他了。因此他便將他在家裏所豫備的一些材料開始講了。

在講解的時候，他時常聽到在課室裏不是這個角落便是那個角落，傳來嘻嘻……嘎嘎……的笑聲，他這時的疑慮更加深了，他把書本抬高，眼睛幾乎看在天花板上去了。

他講到一半，突然停止，因為下一段他還沒有準備，所以他對學生說：「留着下次再講」，但鈴聲還沒有響，這時，高老夫子的受困可想而知了。

還好，不久鈴聲響了，高老夫子如釋重負的匆匆步出課室，不意竟跌了一交，他爬了起來，再走，到了教員室，拿了皮包，便溜回家去。

到了家裏，把那教科書丟在一邊，連那紅得發紫的聘書，也給他塞入抽屜裏去，他想起在課室裏的情景，愈加生氣。他於是決定明天辭職不幹了。

最後，他想起一個解脫煩惱的方法，那就是到黃三家裏打牌去。到了黃三家，高老夫子照例給黃三他們恭賀了一番，但高夫子不大理睬這些，只說了幾句不滿意該校學生的話，便坐了下來，開始和他的賭友大打其牌了，這時萬籟俱寂，夜已漸深，惟屋子裏的打牌聲卻清澈可聞。

目前當地的一些教員，患有與高老夫子的毛病的也很多，看女人的「教完」，我想，這篇「高老夫子」就是給他們的一個有力的打擊！

老也在焦急着；福伯坐在桌旁，猛抽着水烟，臉上現出憂慮的神色，福姆在神像前焚香許願，求神保佑兒子平安回來。

× × ×

天亮了，暴風雨已過去，福

伯立刻到村子裡打聽，昨晚出去的漁船，可有歸來。結果知道大家還未回來，心裡稍慰，因為未必他們全體都遇到意外。可是另一方面，却又焦急着：「阿

德該怎樣了？」

好不容易，聽得村中的孩子們

嚷道：

「昨晚出海的漁船回來了！」

—

於是，村子裡又起了一陣騷動，漁夫的家屬，湧到碼頭去接自己的人。阿德嫂張着佈滿血絲的眼睛，抱着阿狗，阿珠依在媽身邊，和福姆倚在門口，等着阿德哥回來，福伯則早已往碼頭去了。

終於，阿德哥在父母妻兒的期待中，回來了，回到他的家來了。——可是，他已斷了氣，給

；白髮滿頭，老淚縱橫的福伯！

現實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 林鴻

文藝的基本任務是暴露黑暗，歌頌光明，這是誰也知道的。今天的文藝是以暴露黑暗為主，還是以歌頌光明為主？這自然要從實際情況出發。如果今天的社會是需要我們去揭露它的醜惡，喚醒人們起來改造社會，那麼，就應以暴露黑暗為主；如果今天的社會是值得我們去歌頌它，讚美它，並把它推向更光明的前途，那麼就應以歌頌光明為主。

不論是暴露醜惡，寫「昨天」和「今天」，或是歌頌光明，寫「明天」，我們都必須掌握正確的創作方向。這是單純「一個技巧的問題」嗎？不是的。這是包括思想性和藝術性（技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創造方向是現實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我們的創造方向是現實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首先要弄清楚：甚麼是現實主義？什麼是新現實主義？他們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和不同點？

現實主義者的創作方法是完全站在客觀立場上，以旁觀者的態度，對事物直接的觀察和採集，自己不滲入感情，也不加以自己主觀的批判，只像新聞記者記錄新聞一樣，寫下作品。因此，他們的作品是以事件的，平鋪的敘述，作為主體的。

現實主義的創始者福洛貝爾（波華夫人作者）說：「自然與歷史是我們眼前的模型。我們某一天的意見，並不是改變這模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形態的。所以，我們必須運用一切藝術手段，努力寫出它的真實形態」。

後來自然主義者左拉進一步地發展了他的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可以說是極端的現實主義。左拉主張像觀察自然現象一樣地觀察社會現象，主張作家要像生物學者在顯微鏡下檢查微生物一樣地觀察人，客觀地記錄人物底狀貌和活動。他反對作家用主觀願望虛構出人物和事件，而主張對社會事物不加以批判，而平等地看待，不要避忌醜惡，只要醜惡是真實地存在的話。因此，無批判的客觀主義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一個基本特點。

由於他們忠實於事實的觀察，收集和記載，所以在他們的作品中無情地指出了社會的一切罪惡，黑暗和不合理的事實，這實際上是盡了批判不合理的社會的任務。馬路君說：「在今天這種條件下，走新現實主義的路線是不很恰當的。……我們今天的寫作方向應該是批判的現實主義的。」

究竟批判的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又有什麼區別呢？

高爾基在「和青年們的談話」一文中說：「布爾喬亞的浪子們（高爾基把現實主義者這班人稱做布爾喬亞的浪子們——引者）的現實主義是批判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的特質便是它的銳利的合理主義和批判主義——引者）批判的現實主義，雖然揭發了社會罪惡，描寫了被家庭習慣，宗教誡諭，法律規準等所束縛了個人的個性底生活和事件，但是不能對人們指出逃開這個束縛的出路。」這就是近代的現實主義，也就是批判的現實主義的本質。

批判的現實主義者絕大多數，違背了新生階級的利益，他們暴露了不合理社會的黑暗和醜惡，具備了對新生階級和對社會的批判的勇氣，但是他們却只在於暴露，只在於批判，而不能看到現實發展的前途，因此，雖然批判了社會的現狀，但不能改造社會的現狀。這就不能負起作家在這偉大時代中的歷史任務。那麼，什麼是新現實主義呢？

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不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排除主觀的判斷來觀察事物，而是主動地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上去觀察事物；不是把現實當做永遠靜止且不動的現象，而是必須看到現實是在不斷地變革，因此也必須看到在現實變革的過程中新事物的成長，肯定新生事物，並且預示它發展的前途。因此，新現實主義者較現實主義更澈底地，更深刻地，更完全地反映現實。這就是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區別。

浪漫主義和新浪漫主義又有什麼不同呢？

浪漫主義在「我的文學修養」中說：「在浪漫主義中，我們必須分別兩個完全不同的傾向：一個是被動的浪漫主義，使人沉溺于『人生命運之謎』，『愛』，『死』等思想中……積極的浪漫主義則企圖強固人們對生

活的意志，在人們的心中，喚醒對現實之切迫的反抗心。「浪漫主義是封建社會的產物。積極的浪漫主義的特點就是表現在反專制，反王政，反宗教，反暴壓的改造世界的熱情，它對現實宣戰，想望着未來，要求自由，解放。積極的浪漫主義者為大眾呼籲，為被壓迫民族聲援，因此，在現實上他們就是在現實中戰鬥並要求改造現狀。(積極的浪漫主義的代表者是歌德，席勒，雪萊，拜倫等。)」

新現實主義所要的浪漫主義是和舊浪漫主義不同的。新浪漫主義雖然是帶著作家主觀的思想感情，但是並不脫離實際，不是完全憑空想，而是從實際出發，以現實作為基礎。新浪漫主義要求從現實生活的矛盾中看出新生事物的成長，以及妨礙新生事物成長的腐朽的事物的掙扎和滅亡，並明確地指出和強調新生事物的勝利前途，鼓勵人們對新生事物的光明前途抱着堅定的信念。

高爾基在「論戲劇」中明確地說：「我們的藝術必須立足于比現實更高的地方，不使人類脫離現實，而使人類高于現實之上。」高爾基在「論戲劇」中也說：「青年作家們必須學習觀察在陳舊的腐敗物的冒煙中，怎樣燃起，怎樣發旺着未來的火焰。」

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並不只要求作家們只寫「今天」或「昨天」，它也容許作家們寫「明天」。寫「昨天」和「今天」的目的並不是懷念它，讚美它，而是引起人們對黑暗和醜惡的憤恨和加強改造現實的信念。托爾斯泰的「彼得大帝」和高爾基的「母親」便是典型的例子。當然沒有完全的「光明」，也就寫不出完全表現光明的作品，但是「充分地寫出新的光明面的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嗎？寫「光明」，寫「明天」，是不是等於大喊大叫？不是的。在原則上應該認識今天寫「光明」，就是用藝術的手法，通過人物形象來歌頌新生事物，寫出符合大多數人的「心聲」，讚美和支持推動歷史向前进的現象，明確地指出社會向前發展的美麗前途。認識了這一點也就解決了「今天」充分地寫出新的光明面的作品「是不是有些讀者還不能接受」，假如確「有些讀者還不能接受」，那無疑的這些讀者是少數人而不是多數人。

新現實主義是反對過份強調思想性，以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寫出概念化，公式化而看到有血有肉的生活的作品；也反對強調藝術性而忽視思想性，寫出單純的事實記錄的作品。作品的藝術技巧不是和作品的思想內容分割開來或對立起來，而是適當地結合起來，統一起來。同時，藝術技巧必須從屬於和服務於內容的。這也就是說不是不技巧的問題。

搞清楚了甚麼是現實主義和甚麼是新現實主義？

馬路君說得很對：「今天的馬華文藝應該是嚴肅的」，馬華文藝工作者——包括文藝批評、文藝創作的工作者的工作態度應該是嚴肅的。

甚麼是嚴肅的工作態度呢？我認為：一，要確立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二，要向廣大的讀者負責；三，工作要認真。

在「談談馬華文藝」文中，馬路君首先肯定我們的文藝方向是新現實主義，但是後來又在實際上否定了新現實主義。我相信馬路君如果有先搞清楚文藝的基本問題，就不致於會悲觀地說：「充分地寫出新的光明面的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充分地寫出新的光明面的作品，有些讀者還不能接受。」也不致於得出「我們今天寫作方向應該是批判的現實主義」這個結論來。

馬華文藝工作者大多數還年輕，理論認識差，創作經驗少；因此寫出似是而非的理論或批評文章是不可避免的，寫出不成熟和內容貧乏的創作也是不可避免。但是，只要我們建立了嚴肅的工作態度，努力研究和學習，努力創作，必然要從幼稚發展到老練，從粗獷發展到細緻，從無知摸索發展到經驗豐富，也就必然會有收穫和成績。

編者按：本篇是對馬路君「談談馬華文藝」所下的批判，讀者可參閱「荒地」第九期。



從鐵屋中，
從泥層下，
青年，
你站起來！

有人企圖蒙蔽
你底眼睛，
有人企圖蒙蔽
你底智慧，
讓你摸索光明。

然而，
你毅然擺脫了

青 年

西
風

侮辱、

無耻、

壓迫。

你看過了

先驅底赴義；

勇士底戰死；

也看過了

下屬對上司打拱；

奴才向主子屈膝。

一方面是一
嚴肅的工作；

另一方面是

荒淫與無恥！

青年，
你要
你再也不
不減默：

笑、

罵、

怒、

喊！

他底
虛偽、
狡猾、
引誘、
而堅決地
青年，
你站起來！

在苦難中生長，
受新時代考驗，
你認清楚：

真理、
光明、
新生；
也認清楚：

處在惡環境的包圍中，
陷於舊勢力的襲擊下，
青年，
你起站來！

膠園小調

芭人

(一) 過門

膠園——
我的生存的
園地呵，
你給我
多少美麗的夢幻；
多少辛酸的眼淚；
多少驚人的事故。

我感慨、
咀嚼、
回憶、
沉迷。
在你的土地上：

那些褪色的緋夢，
還在繼續的掙扎。

呵，讓我回到你的懷抱裏，
看一看，撫一撫——
你是怎樣的了……

(二) 墾荒
當他們來時——

滿地荊棘野籐
滿山毒蛇猛獸
——這豈是人間？

具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改造自然的信念

戰勝自然的魄力——

他們——勞動的英雄
我的恩人，祖先……

把它改成膠園；
把它改成人間！

(三) 膠乳

雪白的乳
滋養了嬰孩，
膠乳，雪白的乳
滋養了山上的
中國人、
馬來人、
印度人……

養活世界一角的人們。

(四) 日子真難過呵

日子真難過呵——
今天搬入新村，
明天拆新茅舍。

米價日日漲，
膠價日日降。

拚着生命上膠林，
晒乾的膠片人家的。

兒女的衣衫破爛，
自己的腰背酸疼。

日子真難過呵

趕緊想個辦法，
趕緊想個辦法！

(五) 膠工
算一算

衣服上的膠汁有幾滴；
頭額上的皺紋有幾條？

是甚麼

把他們的理想偷了去
把他們的脊椎拗成弓？

(六) 夜裏的膠樹
夜靜靜地擁抱着膠林
夜裏的膠樹

在星星映閃下

一排一排

一株一株

勇敢地

堅強地

忍耐地

站定他們自己的崗位！

一陣微風吹來
長列的黑影在蠕動……
夜並不寂寞呵

考驗

路燈

雨不知下了多久；天上陰雲得可怕，大地黑沉沉的，沒有一線亮光。雨水在敲打着亞答屋頂，發出淅瀝瀶瀶的聲浪。

雨老是那樣地下着，不大，但也不停止。四周是一片的靜寂，連狗吠聲也聽不到。溝裏積滿了水，揚溢着無窮的臭味；到處是一片泥濘。

這是一座矮小而破爛的亞答屋，在平時用來遮太陽倒還可以；但在這霪雨連綿的時候，可就苦不堪言了，到處在漏水，屋頂像失掉了似地在滴着水。地上是水，床上，桌上也濺滿了水，有什麼辦法？住的人還得住下去。

這座亞答屋的內容是那麼樣地簡單：幾件炊具和農具，幾個破爛的箱子；一張古老的大木床，床上睡着兩個男孩子——大約四五歲光景，和一個大腹便便的女人，三個人在這寒冷的夜晚上，只蓋了一張破被，緊靠地睡着。

屋子中央是一張褪了色的八仙桌，桌上有着一盞搖搖欲滅的椰油燈，它昏黃的燈光只照亮了桌子的邊沿，遠處可就只是一片模糊了。

桌子旁邊坐着一個人，穿着粗深藍色布衣，長長的頭髮垂在額前，還在滴着雨珠似的；他滿身都是濕的，但他沒想到這些；雙手撐着瘦弱而突出的頸骨，眼睛像死一般地瞪着那微弱的燈光，他在想。

「爸爸，快點回來呀，我們肚子很餓！」
三點鐘過去了，他在雨中走了許多家朋友，可是大家都同樣地窮，又那來許多額外的錢？所以，辛苦苦苦，才借到了稀有的幾元錢。他冒雨帶回了錢，麵包和一身的雨水。孩子們可都睡了，只在睡夢中偶爾叫道：「爸，我肚子餓！」

三個鐘頭以前，爲了受不起孩子們的糾纏，他冒雨出去借錢，想借些錢來使無辜的孩子得到溫飽。

臨走前還聽得孩子們在說：

「爸爸，快點回來呀，我們肚子很餓！」
爲了下雨，甲板是相當的滑，工友把樹膠掮在肩上，雙手扶着，一步步走向船底，沒其他東西可以把持，工作是相當危險的；一不小心，便有「四脚朝天」的可能。

靠着年青力壯和以往的經驗，阿根在工作中存着不重視的心。於是事情發生了：

他已記不清搆過幾捆樹膠了，反正相當疲倦的當兒，他又掮了一捆樹膠要到船底去，剛好走到船口時，一時疏忽，腳下一滑，雖沒立刻摔倒，但背上的樹膠已因震動而失去重心，搖搖欲墜，於是

他本是一個年青力壯的碼頭搬運工人，作事敏捷，人緣好，那個工友不說他阿根是個挑得起，放得下的硬漢？

貨船一到，上落貨物時，總有用到他的份；再靠着妻子在山芭種一些菜和養家畜，生活本來頂不錯，而孩子們的穿戴也頂乾淨利落的。

但好景不常，樹膠被宣佈禁運後，土產也跟着跌價，碼頭可比以前冷清得多了，工友們難得有機會顯身手，工作來源少，人數多，收入當然大不如前，就有不少工友因此而改行，但阿根改不了行，因爲他找不到其他的工作。

他記得很清楚，半年多以前的一天，天氣也像現在一樣地陰霾，下着不停的雨已好幾個鐘頭，到處也是一片泥濘，但爲了生活，工友們都在盼望着貨船的到來。

果然，來了一艘「花旗」貨船，是要「落」樹膠的，而且爲了趕時間，要即時「落」貨。在雨中，幾艘大船載着樹膠和工友們出發，阿根也隨着大伙兒到了貨船上。

那是一艘大貨船，但水手並不多。

水手先用「吊稱」把樹膠從大船船上吊上甲板來，再由工友把一捆捆樹膠由船面搬到船底去貯藏。

一個倒栽，連人帶樹膠便掉到船底去。別人趕來時，他已昏倒在血泊中了。

醒來時，他已是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左胳膊用石膏封着，臉上綁着紗布，只露出兩粒眼珠子。一列的門牙都消失了，全身在發着疼痛。妻子坐在床邊的椅子上哭泣着。於是，他一切都明白了。

事後他知道，他跌下去後，昏了過去，由船上醫生實行急救，然後便被送到醫院來。到了醫院便被注射麻醉劑而昏睡了好幾小時。

就因為了這個意外跌傷，使他在床上睡了好幾個月。家中賣光當光，還欠了一大筆「閻王債」，日子在艱苦中拖着前進。然而有甚麼辦法呢？他也想過自殺，但他死後，孩子和妻子又怎麼辦？他只好活下去了。

前幾個月，他算是痊癒了，便四出找工作，託人介紹職業，化了許多精力和金錢，工作還是沒有着落，在這人浮於事的社會中，找工作並非易事。

爲了身體剛復原，衰弱得很，以及碼頭工友生活的艱苦，他再沒希望當搬運工人了。全家陷在困苦中，以借債來度日。

前幾個月，家中還養有十多隻待賣的雞，希望能賣一些錢好度過年關，但希望却只成泡影；雞瘟一起，眼看一隻隻可賣錢的雞都中瘟了。求神拜也菩薩沒用，不稍幾天，全部的雞可都死光了，難怪阿根嫂傷心了好幾天。更糟的是這幾天已霪雨不停，菜園裏積滿了水，菜都淹死光，一點收成也沒有；他們還有什麼可巴望？這許多生活上的苦楚加在這家庭上，怎能叫他們不悲哀，消極？

想到這裏，對着孤燈，他忽地站起來，他想叫喊，想用叫喊來發洩心中的悲哀和憤怒。然而，爲了不想吵醒孩子們和妻子，他終於忍住了，只偷偷地抽噎着。

屋外的雨還在下着，加上有力的風，正在向宇

宿咆哮着；似乎是他握緊了拳頭在向社會控訴……

他坐下來，想起今天的遭遇：

早上，爲了找工作，他到同豐肥皂廠去，見過林老板。林老板是阿根老早就認識的，因爲林老板也會經是個碼頭工人，但近來竟得了些來路不明的錢，才開辦了同豐肥皂廠，規模並不小。阿根懇求林老板給他一份工作，於是林老板說話了：

「阿根，像你這樣年青能幹的人還怕沒工作，而來求我？我工廠裏不需要工人。但爲了我相信你，我介紹一種工作輕鬆而利益很重的職業給你，不知你肯不肯幹？因爲每艘由印度或印尼來的輪船上，常有我朋友寄來的貨，份量並不多，只有一小包光景，如果你肯到船上把這些東西拿來交給我，我就每次給你五十元。這是最容易作的事了，何況，你還認識了不少碼頭工友？如果你肯幹，過兩天來和我商量好了。」

阿根懷着沉重的心告辭了。

阿根不是傻子，他立刻明白，原來林老板暗地裏在幹着走私的生意，有意請他作提貨人。但他也明白這種危險的工作是不能作的，不然監牢的門便隨時開着等他進去。因走私而坐監牢的人並不少呀！

但現在看着這破漏的亞答屋，聽孩子們喊餓的聲音，一大筆的債，而妻子又快要生產了，這一切都是有錢才行，爲了一家大小的生活，他對這種危險性的誘惑失去了反抗力，他在猶豫了。……越想越多，越感到痛苦，想大聲痛哭一場。但眼前的現實，可並非痛哭所能擊退的。

油乾了，燈在冷風中消失了僅有的光亮，四周是黑越越的。他抱頭在猶豫着……眼中充滿了淚水。

外邊的雨更密了，風更緊了，亞答在風雨中呻吟着……。

1=G  **彼岸**
 (Allegretto). 二部合唱 錄風作詞 作曲

p | 32 17 6 0 | 3 — — | 32 17 6 0 |
 嘴 嘴 嘴 嘴
 32 17 6 3 | 3 — — | 32 17 6 3 | 3 — — |
 嘴 嘴 嘴 嘴 嘴 嘴
 (堅毅地)

mf | 6 3 6. 7 | 17 6 1 3 - | 4 4 3. 3 | 32 17 6 - |
 大夥拼命 用力划 乘風破浪 渡重洋
 3 3 3. 5 | 6 1 1 - | 2 2 1. 1 | 17 6 5 3 - |

f | 3 — — | 32 17 6 3 | 3 — — | 32 17 6 3 |
 嘴 嘴 嘴 嘴
 32 17 6 3 | 3 — — | 32 17 6 3 | 3 — — |
 嘴 嘴 嘴 嘴 嘴 嘴

6 3 6. 7 | 17 6 1 3 - | 3 3 3. 5 | 32 17 6 0 |
 大夥齊心 衝向前 光明前途 就在望
 3 3 3. 5 | 6 1 1 - | 1 1 1. 1 | 17 6 5 3 0 |

Presto CALANDO
 (636 161 313 636) | (636 161 313 636) | (636 161 313 636) | (636 161 313 636) |

3 6 3. 3 | 32 12 3 - | 6 6 3. 3 | 36 54 3 - |
 握繫船舵 不動搖 駕濤駛浪 都不怕
 1 3 1. 1 | 17 6 7 3 - | 3 3 1. 1 | 14 32 1 - |

6 — — | 3 — — | 36 54 3 54 | 3 - - - |
 嘴 約 彼岸在 望在 望
 63 23 3 6 | 32 17 6 3 | 14 32 1 32 | 1 - - - |
 嘴 嘴 嘴 嘴 嘴 嘴 彼岸在 望在 望

32 12 17 6 | rit. — — atempo | 6 3 6 6 - | 6 3 3 6 3 | 3 6 6 - |
 我们迎洋不怠 白白流 光明彼岸 就在望
 14 32 1 565 | 1 13 3 - | 17 3 14 1 | 16 6 - |

6 — — | 63 23 3 0 | 3 — — | 32 12 17 6 0 |
 嘴 嘴 嘴 嘴 嘴 嘴 嘴 嘴 嘴 嘴
 63 23 3 6 | 6 — — | 32 12 17 6 0 | 3 — — |
 嘴 嘴 嘴 嘴 嘴 嘴 嘴 嘴 嘴 嘴

6 3 6. 7 | 17 6 1 3 - | 3 3 3. 3 | 36 54 3 - |
 大夥齊心 用力划 乘風破浪 渡重洋
 3 3 3. 5 | 6 1 1 - | 1 1 1. 1 | 14 32 1 - |

3 — — | 32 17 6 3 | 3 — — | 32 17 6 3 |
 嘴 嘴 嘴 嘴 嘴 嘴
 32 17 6 3 | 3 — — | 32 17 6 3 | 3 — — |
 嘴 嘴 嘴 嘴 嘴 嘴

6 3 6 1 1 | 16 1 3 3 | 63 6 1 3 1 3 6 6 | 6 - - - |
 我们的血汗 純不自流 同舟共濟勝利船 岸
 1 6 1 6 6 | 6 3 6 1 | 16 1 5 3 5 1 6 1 3 3 | 6 - - - |

悼友

行平

朋友！自從跟你相識，還不滿一年的時間，你竟悄悄地訣別了。這一瞬間的友誼，猶如昨日來今日去，實令我不敢相信我們彼此間的緣份竟是這般的短暫。

當初，看你那一頭不大梳整的蓬髮，油膩的臉孔，與說話時帶着鄉腔的語句。你那種儀表與舉止，並未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然而，稍過了一些時日，我們交談時，常常為一些理論問題，彼此便唇槍舌劍，爭辯起來。有時，我喜歡固執自己的成見，處處不甘示弱，於是，弄得一個小問題，爭論幾天，相持不下。雖然，我們的爭論是那麼激烈，態度是那麼嚴肅。但却從未因此損害了感情。相反的，你那種正確達理的辯詞，溫和的口氣，與愛護對方的態度。因此每每在辯論後，使我對你越增加好感。

我們由於多次的交談與接觸，於是彼此間的純正友誼也建立起來了。而且彼此的性格，也漸漸得到互相瞭解與諒解了。以後，我們幾乎不會有引起爭辯的問題了，我們只有時時提供意見，討論問題，常常在問題獲得解決後，彼此便嫣然笑了，那時我感到你給我以純正的友誼，同時我也受了這友誼的滋潤了。朋友！我記得你在陳敍你那崇高的人生理想時；那剛毅的神氣，炯炯發光的眼睛，眺望天空的遠方，那堅決與果斷的語調，曾激起我很大的感動。你不滿社會，你認為這社會的一切，雖使你痛苦與憎恨，但它又使你下了決心，使你倔強起來，並且毫無猶豫地向前衝，衝到前面去推倒「那座牆」。你對人生的享受觀點，認得非常清楚。「在大多數羣衆，生活上無法得到解決時，怎麼談得上個人的享受。」而你又堅信地認為，理想才會帶給你真正的享受。

你不但有崇高的理想，還寫得一手好文章，暴露社會的醜惡，並加以譏諷，而且為在飢餓邊緣上掙扎的一群控訴，申張真理；還有你那新穎生動的詩句，富着正義感的號召，令人讀了便不禁起了共鳴之感。朋友，當我為你底天才而嘆賞時，那可惡的病魔便向你作祟了。你會告訴我，你的身體太痛苦了，晚間常在牀上輾轉失眠。「有病才知無病樂！」你常以這句話來提醒我，叫我注意健康。以後，你底身體一天壞似一天，迫得你到醫院去求醫。你到醫院的十幾天後，我會由忙中抽空去探訪你，見你略有些起色。彼此交談後，我戀戀不捨地跟你握別。怎曉得這竟是最後的一次見面了。

醫院中別後的幾天，我總無閒暇去探訪你，心中老猜測不久你就可出院了。那曉得，如晴天霹靂，你底噩耗傳來，叫我一時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稍鎮定一刻

，我底淚水已不能控制
地滾下來了，在晶瑩的
淚珠中，我又看見你底
爛熳發光的眼睛，聽到
你底堅決果斷的語調所
陳述的理想！

抬起你的頭，
陽光在歡迎你；
獻出你底力，
社會正需要你！
是天晴；
暴風雨後頭是光明；
黑暗讓永恆的團結，
且帶給人間

(呼) (聲)

黃枝連



訓教的實現

(楓)

長期把自己關在小書齋里，對於眼前醜惡的現實，大眾的憂傷和苦痛是不會了解的，更何況在家庭里自己是最最痛楚的一個，這怎能把我自己造成一個極端糊塗的人呢！

「好孩子，你現在只要好好地唸書，學得了本領，將來一定會有前途的。」

「在馬來亞，懂得英文是頂吃香的。你的英文基礎本來就很不錯，只要你肯再下一番苦工，將來一定可以出入頭地的。」

從小，父母親就是這麼教育着我。因此，我深信着：只要自己英文好，就不怕將來找不到職業；只要自己有本事，就不怕將來沒有前途。

真氣人！文華那傢伙却偏偏不承認這一真理，還敢拿我來訓責一頓，說什麼在不合理的社會之下，不管個人有多大的才幹，也是沒有用處的，實來證明吧！等待將來老子學業完成，事業成功了又說，當大家都在受苦的當兒，而還希望個人有光明的前途，那才是幻想。

爲了這樁事情，我和文華爭辯了不止一次，可是他始終固執成見，不肯承認錯誤。唉！真是無可救藥。看來，再跟他多談下去也是徒然，還是讓事實來證明吧！等待將來老子學業完成，事業成功了，看你文華不在我面前認輸那才怪呢。

說起來，日子也過得真快，不知不覺，我結束了六年來的課程，算是畢業了！高中畢業了！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我還代表班上致詞呢。啊！真榮耀。將來事業成功了，在自己大夏里也來開個慶祝會，邀請全星市的達官顯要來參加，那不是更加偉大，更光榮嗎！

當天，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尤其是當校長將那結着紅色絲帶的畢業証書遞給我的時候。散會後，手中拿着文憑，我神氣地步出校門。看到一些同學一個個跳進自己的「巴家」車，我真羨慕，可恨父親沒有能力買一部給我坐。唉！算了！算了！等以後事業成功了，怕沒得坐。想到這裏，我的心又開了。

到家了，媽見到文憑，樂得什麼似的，兩道眼淚撲簌簌（竹頭）地流下兩頰。

「孩子，好容易你父親才給你唸完了中學，現在他年紀也不小了，快不行了，往後你得代替父親外出做點事，幫忙掙點錢來維持生活才對。」

「媽，我一定不使你失望的。」我滿懷信心地回答她。

離開學校，已經有兩個星期了。

「篤……篤……篤……」門外響起了一陣敲門聲。開門一看，想不到是文華。一坐下來，他先是問我近來的生活情況，是否已經找到了工作。當我告訴他還沒有出去找尋，他便扯到他自身上去，說他一連奔跑了十多天，還是換來一個空，接着又大發牢騷，痛斥社會的黑暗。對於這些，我很不感興趣，我以為我這樣比人強，尤其是英語一科更是了不得，我如果真的肯出去跑的話，斷不會像那些低能兒，找不到工作。談至黃昏，文華方告辭回去。

文華一走，父親也跟着回來了。是吃晚飯的時候，他告訴我們，他已經拜託了許多的好友爲我找一份將來比較有出路的職業，只是到目前還沒有消息，一面又大歎行情壞，擔憂着他自己可能一天也要喪失工作。

聽了父親的話，我不禁微微一怔，難道找份工作真的這麼困難？難道我也將像文華那樣，找不到職業？如果真的是這樣，我還希望將來有什麼前途。唉！社會太使我失望了，大把才能真的無處發揮了吧。

「禁運」的結果，是膠錫價的慘跌，市情每况愈下，今天聽說這個失業跳樓喪生，明天又是某某因爲偷竊而被捕，還有私會黨的活動越來越猖獗，勒索案件也隨之一而再三不斷地發生……一貫以爲自己是很有才學的高中生，至此也不免預感到前途是充滿着危機，然而我還是常常喜歡以「不幸的事情不會降到自己身上來吧」來安慰自己。但，不幸的事情絕不因爲我希望它不發生而真可的。它使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事實是這樣的：我如果再長此下去找不到工作，我們一家人就要挨餓了。這一下子，我再不能安靜地坐下來，靠着我優

父親的失業，對我們一家三口的打擊是非同小可的。它使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事實是這樣的：我如果再長此下去找不到工作，我們一家人就要挨餓了。這一下子，我再不能安靜地坐下來，靠着我優

異的學問，我一定要跑出一條路來的。

從前，自高自大，若非是同學自個找上門來，

我可不願意登人家的門造訪，可是，如今爲了尋求一個職位我不得不「委曲地」找上他們。真想不到，他們一見到我，也是一個個愁容滿臉，哀聲嘆息，異口同聲說他們自己的飯碗也在响釘鑄了。怎麼辦，又是一個壞消息。

東奔西走，一跑就是兩個星期，但仍一無所獲，反而到處受人白眼，遭人奚落。懊喪，憤慨地回到家，躺在牀上，呆望着天花板。在悲痛之餘，我想起了文華對我說的話：在舊社會里，任憑個人有多大的才幹，也是難以得到發展的機會的，因爲惡勢力處處在阻撓我們；當大家的權益都在被摧殘的時候，而欲謀求個人的權益不被剝奪，是不可能的。

經過了重重的打擊，我不得不承認我過去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現在該輪到我來向文華認輸了。可不嗎！多少人終日忙碌，爲求一飽，尙屬不可，還談得上什麼完成大事業呢？

悶在家里真不好過，還是找以前的同學來談談。

在老郭家碰到了文華，三個人聚在一塊，又不免大發牢騷。還是文華有見地，他跟我們談了許多大道理，最後，還告訴我們，不滿現實，就要去改造現實。從前在校時，文華也會跟我談了許多回，但是由於過去並沒有親身領略到失業的滋味，因此也不會感到親切，可是現在一聽他談起來，可就不同了，我不禁讚歎他對社會的認識是那麼清楚。

自從父親失業以後，一家人就單憑着過去節省用所積蓄下來的錢過生活，這樣每日只有支出，而無收入，叫我們那來那麼多錢坐着吃一段長時間呢，經濟即鬧恐慌，父母親心情不好，時常發生口角，家庭也因而失去了往昔快樂的氣氛。

爲了不使家庭更加惡化下去，我還是硬着頭皮到處去碰，希望多少能賺取一點錢。當然，父親也和我一樣，整天在外頭奔跑，尋找機會。最後，還是因爲××商行的某一位職員因害了重病而離去，進了這家商行，我每天清晨八點半就得上工，直到五時才得回家，生活的單調，無味固不待言，

而且還要時常挨老板的氣。若非母親苦苦勸住我，我早就要離去了。

是到這家商行來服務的第二個月頭的一天吧，我按例於八點半趕到此地辦公，約莫十時光景，經理室的鈴聲作響，我應聲步入經理室，看到經理老爺那副鬼臉孔，我早知道事情不妙，果然，經理開口了：

「好大胆呀你，竟趕揭露老子的祕密，現在即刻給我滾，從此不准再踏進本公司一步。」

「什麼揭露秘密不秘密，忘八，要老子走也得談個清楚，老子可承當不起這種罪名。」我知道這回是不行的了，既然要走，可不能太便宜他，因此我故意大聲叫罵，希望全行的職員都聽得到。

「別裝蒜，我說給我滾，少廢話！」經理老爺更氣了。

「要滾就滾我吧，」同事林女士就在這時候推開經理室的門，走進來，「老實告訴你，揭露你的秘密的是我，而不是他。」說吧，掉頭便走。

「林同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追趕上她

。「唉，說起來也真教人痛恨，那條淫蟲終日在我身上打主意！不懂你是否已經發覺。每次放工回家，他總是駕着車，循着我所跑的道路而來，要我坐他的車，我爲了要懲戒他，同時也是爲了防衛自己，我把這事情偷偷地告知他老婆。因此昨天黃昏，她就在我所講的那條道路上等候，結果當真給她抓到了那條淫蟲。今天他發脾氣，相信就是爲了此事。真對不起，想不到爲了我的事竟連累了你。」

「請別這麼說了，這種地方，簡直把人當機器，離开了××商行，我本來就呆不下去了，我們還是走吧！」

這回我並沒有悲哀，而只有憤怒，這件事情又教育了我，文華的話再一次浮現在我的腦海里：要過真正美好的生活，不是在今天，不是在這烏煙瘴氣的舊社會裏，而是明天，在一個光明的社會里。



無病呻吟及其他

少知



一個對文學稍有認識的人，誰都知道文學是人類生活、思想及情感的反映。巴丁說：「一切生活的現實，都是作品的題材。」又說：「生活，是藝術創作的最豐富的源泉。」普列哈諾夫也會說過：「文學是人類的感情及思想的表現。」因此，一篇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作品，應該是與現實人生緊緊地連繫着的，而脫離了現實人生的文學作品，無疑地，就是無病呻吟的頹廢文章。

一些頹廢派的作家，因為不敢面對現實，經不起現實的考驗，於是就只好整天躲在一個小圈子中，生活在無聊的空虛裏，因此生活本來就很貧乏，結果只能寫出一些自己的「身邊瑣事」，或是甚麼「花呀，月呀，星星呀……」之類的吟風弄月的文字。甚至有時只是依憑着自己的主觀想像，寫出一些不合實際的內容空洞的作品。如果一旦遭遇到了甚麼不如意的事，於是就振筆疾書，甚麼「悲哀呀，可憐呀，寂寞呀，淒涼呀……」等字眼都寫了出來，真是滿目玲瓏，極盡「悲天憫人」的能事。這種無病呻吟的文章，當然是要不得的，它就像一具紙糊的美人，剝去了那美麗的外表（形式），那內容是空洞的，貧乏的。

也許有人要發問：文學既然是人類生活、思想及情感的反映，那麼文學家的身邊瑣事，以及他所遇到的種種挫折，不也是活生生的事實？而將這些活生生的現實表現在文學作品裏，不也是現實的反映，怎見得那是無病呻吟的文章呢？這種論調，乍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其實說穿了，那也是一種錯誤的看法。無可否認地，文學的主要任務是在暴露黑暗，歌頌光明，一方面勇敢地把現實的黑暗面活生生地暴露出來，一方面勇敢地指示出光明的事物，更進一步就是啓示出一條到達光明的途徑。巴丁會說：「好的作家應該是代人羣說話，而且用他的努力去使人類獲得幸福的未來的人。」這麼一來，甚麼是頹廢的無病呻吟的文章，甚麼是現實的，真正有價值的作品，便有了個很明顯的分野。

頹廢派的作家，往往是帶着一種自私的個人主義的意識傾向的，他們不去跟人民生活在一起，不去體驗羣衆的生活，卻遠遠地離開了羣衆，一個人躲在象牙塔裏，做着智識份子的美夢，而當他們寫作的時候，他們又不考慮一下，到底自己所寫的東西，是否為羣衆所遇到的，所期望着的，是否會切合人民的實際生活，只是把一些美麗動人的字眼堆砌起來，便算完成了一篇作品。因此，表現在他們的作品裏的就大多數是自私的，主觀的，頹廢的。這種作品，即使有着多麼美麗動人的形式，然而對於人生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更談不到「去使人類獲得幸福的未來了」。在今日，人民大眾所需要的東西，並不是那些「風花雪月」的贊美文學，他們所需要的，是切合實際的現實的文學作品。只有表現人民大眾的痛苦與歡樂，生活和憧憬的文學作品，才是現實的，有價值的作品，也只有這些，才會受到人民大眾的擁護與愛戴。

我們並不反對作家寫「身邊瑣事」，主要的還得看那些「身邊瑣事」是否有被作為作品的題材的價值。如果那些瑣事是大多數人民所遇到的，而且是跟整個現實人生，社會制度有着密切的關係的，我們不但要去寫它，而且要特別去重視牠。因為那已經不僅是個人的「身邊瑣事」，而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

舉個例子來說：

譬如你的一個朋友爲了失業而自殺了，這雖是一件小事，卻是一個很好的寫作的題材。爲什麼呢？因爲他的自殺正關係着整個社會制度：他爲什麼要自殺？他爲什麼會失業？這全是由於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如果換了另一種合理的社會制度，那他決不會因失業而自殺。你如果把這事情寫了出來，無形中便暴露出不合理的社會的黑暗面，另一方面，你還可以藉此暗示着或強調着合理的社會之應該被建立起來。又譬如你有一個朋友因失戀而自殺了，這雖是一件實在的事情，卻不值得我們去寫它。爲什麼呢？因爲他的自殺是由於自私的觀念所引起的，跟整個社會制度並不會發生過大的關連，因此這件事就不值得我們去寫它。如果勉強寫了出來，就變成了無病呻吟的頹廢文章，充其量也只能給那些有閒階級人的當作消遣品吧了。——因此，一樣是自殺，一樣是關於一個朋友的事，前者值得我們重視，就因爲它有現實的社會性，後者不值得重視，就因爲它只不過是個人的私事吧了。

總之，我們所需要的文學作品，是要充份表現出人民大衆的生活，苦痛，歡樂，期望的東西，而那些無病呻吟的頹廢派的文章，是會永遠受着人們的唾棄的。

五四，三，廿四。

我們如果不是瞎子，那就任誰都能够看畫展，圖畫不是希奇的東西，反之，是觸之於目必然會領悟於心的，說到欣賞程度的加深，第一是多去看，第二是多去看，第三仍是多去看。切勿閉家裏坐自認爲「畫盲」。圖書的描寫不外是自然界和人的事物，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東西，縱然有此理想的天堂或神仙鬼域的荒唐怪像，但總不會脫離人間現實的境界，因爲人受了生有的「時地」所約束，讓你怎樣去冥想幻象，都不能超越出自已眼前所瀏覽到的形色，故此不論任何年代的，流派的，門類的圖畫，都會馬上引起我們或強或弱的感覺，那感覺或許不能使我們立時分析出來，但直感到精神的情況是必然的。

比方幽靜的構圖，灰暗的色彩，熱烈的色彩，縱錯的線條，會使人閒逸的癱？那是絕對相反的，所以我們去看畫展，唯一可靠的方法，是憑靠自己最直接的刹那間的感受。所謂由作者所撥動的心絃盪漾的程度，來評價作品的力量的度衡。要是一幅名作，必定會使更多人去接受使作品的傾訴，人，生在一個共同的社會定然有着共同情感，或緒念，何況人的感官天賦着一種相同的感應？比方用一把鋼刀來鋸玻璃，當那吱吱的聲音送到你的耳朵時，你能够說是好的音樂麼？在欣賞一張不和諧的圖畫，其效果就與此相同。一座山無論如何會使你有穩定的感覺，一列閃電的線，不期然在

怎樣看畫展

余所亞

制度，尤其是畫家在舊社會的壓制下，自有其政治的廣泛，商品裝璜性，作者不期然皆迷陶醉於其圈套之下，進而成爲習慣，甚至形成一種很反動美學觀了。那種美學觀就驅使着一切有眼睛的人，斜對着另外的視界，使既有權貴者安然的永遠享受着了。

我們首先承認自己是有着人的自由享受的權利，畫家有給予我們享受的義務。作者讀者的應該溝通在感情相通的要求裏，這可斷言的。

目前在許多畫展舉行之後，使畫家們失望了，這種失望是精神於物質的，是一種殘酷的無聲，魯迅曾那末說過：「贊成是促其前進的，反對是使其改善的，最可怕是緘默，尤如置於無邊的荒原」（大意）。

畫展不一定是給畫家自己切磋那簡單，主要的還是招引人們精神上的共鳴，作爲未來創作的鼓舞，那麼，觀眾絕不可因爲門外漢而不敢關連，寫篇觀後感無論如何是一件有擴大圖畫本身活動效力，正不必寫些「我是門外漢去求人原諒那末自菲的可憐態度的，在新社會到來的今日，我們是無須閃灼其辭的，作爲觀眾付出意見，是比付錢更有價值，除非那畫家是個貪財的傢伙。否則他對於創作的遵循沒

石級說的話

靜波

這是一個聽來的故事：

傳說有這麼的一座山：山峯上生滿着奇花異草，舒吐着令人心恬的芳香；還有輕脆的鳥語，在花草樹林間清唱。此外，更有金黃色的陽光調和着溫柔的風披在山峯上……所以，天天總有人到這山峯上來欣賞這大自然的幽美的風光。

人們一步步拾級而上。

這座山一共有三千二百二十塊石級，從山腳到山峯上，一塊疊一塊。而那在山峯上的幾塊，由於牠們身邊長滿着各種奇葩，臉上閃着太陽的光耀，所以顯得格外的秀美。因此，人們誇獎牠們，讚美牠們的靜坐在一邊。後來，同伴們發覺了，便問牠們是爲了什麼事情？

牠們中的一塊石級說：「我們天天站在這山脚下，你們把你身上所有的重量都壓在我們身上，還有，逢到下雨天，你們上面的雨水呀污水呀什麼的都流到我們的身上，

來，而我們這樣的站了一輩子，苦吃得最多，但是人們的讚美却落在最上面的同伴們的身上，我們這樣……這樣……上吃……力……不……討……好！」

同伴們聽牠這樣說都非常同情牠們；於是，大家也便都傷了心。聯歡會，當然，也就開不成！

四周接着陷入寂靜的氣氛裏，那山腳下的幾塊石級站了起來，向黑暗的遠處走去。同伴們望着牠們，很痛心。

這時候，那山中間的一塊石級突然向着要離開牠們這個團體的同伴跑去。

「好同伴，我的好同伴！」牠喘着氣對牠們說：「我知道你們苦；我聽了你們的話心也苦。可是……」

「有什麼好說的？算了吧！」那山脚下的一塊石級站住說。

「是的，」山中間的石級說：「我們不會更重要嗎？」牠們吃的苦最多！」山脚下的一塊石級突然叫了起來。

「是的，你們吃的苦最多。」山中間的石級說着便低下頭了，沉思了一會兒，然後自言自語地說下去：「可是，要是有一座房屋光光地祇有地基沒有一塊石級替人們製造房子，所的光榮却又落在房子的面上！唉，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無名英雄替人們製造了幸福而結果却被人們所遺忘！」

「難道我們替人們製造幸福是爲了起人們永遠記住我們？爲了自己的榮譽？」山脚下的一塊石級聽了中間的石級的話，懷疑地反問了：「難道我們救了一個人就是爲了想要得到這個人的報答嗎？」

「不！」山脚下的另一塊石級回答啦。

「不！」另一塊也接着說啦。

「不！決不！」山脚下最底下一塊石級想明白了，他堅決地喊起來。

「可是你們現在要離開我們了。」山中間的那一塊石級很悲哀地說。

「我們為甚麼要離開牠們呢？為自己吃苦？」山腳下的另外一塊石級在心裏這麼反問自己：「為自己沒得到人們的讚美，為自己不能夠出風頭，就這樣的離開了團體而使團體蒙受損失，這是對的嗎？」

最後，牠終於抬頭來，

眼睛發亮，說：

「不對！不對！我們都是一樣重要的，在我們這個團體裏，我們大家都是一樣重要的。

。」

山脚下另一塊石級聽了牠的話蹙緊眉頭想了想，終於也說啦：「是的！我們大家唯有合作，團結，我們的團體才會存在！」

「對！對……」山脚下所有的那幾塊石級和山中間的那塊石級都說：

「對！」

於是牠們扔回到同伴們的隊伍裏去，把方才的話告訴大

法。

就是從困難中站起來的！我們必須刻苦地，大膽地吸收前人的經驗；勇敢地走向人民中去找尋材料，集體創作出生活中所熟悉的作品，這才是根本的方法。

深夜

一九五四年三月廿二日

材料，創作，演出

耀光

一九五三年度全星華文中學高初中畢業生，聯合為南大籌募基金遊藝晚會的演出，得到了廣大羣衆的熱烈支持擁護。在會場中的觀眾，有的甚至被感動到流淚。這是為什麼呢？理由很簡單，就因為這些東西是從羣衆中得來的，是以人民的現實生活作題材，經過藝術的加工而表現在舞台上，所以多數人對它很熟悉而熱心愛着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東西是從羣衆中得來的，是以人民的現實生活作題材，經過藝術的加工而表現在舞台上，所以多數人對它很熟悉而熱心愛着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

就是從困難中站起來的！我們必須刻苦地，大膽地吸收前人的經驗；勇敢地走向人民中去找尋材料，集體創作出生活中所熟悉的作品，這才是根本的方法。

大家所熟知的，這次遊藝節目演出中，最成功的當推「美麗的祖國」，「歡樂舞」，「稻草人」這三個節目。據筆者所知，這三個精彩，受人們歡迎的節目都是同學們「集體創作」的成績。譬如「美麗的祖國」這節目，他們找到了題材後，便將這題材寫成本事，然後推選一位同學，將這本事向參加的演員一一解說，最後便開始由大家研究，列下研究大綱，每位同學都發表他們自己的意見：（一）這舞蹈是屬於那一類。（二）這舞蹈產生於什麼時代。（三）它的中心內容及所要表現的是什麼。（四）在整個過程中應該如何的處理。（五）它所需要的演員是多少，他們所代表的是什麼人。這些人對整個舞蹈能起什麼作用。（六）這舞蹈的插曲

完，都覺悟了，牠們異口同聲的回答。

終於牠們都留下來。

——全體石級都快樂了，

牠們重新舉行牠們的聯歡會；牠們一起手拉着手拉成一個大圓圈圍着中央的火堆跳舞。歌

唱。牠們的歌聲直衝上天空，天空中的月亮娘娘溫和地對着這羣正直，純潔的孩子微笑給

牠們披上均勻的銀色的衣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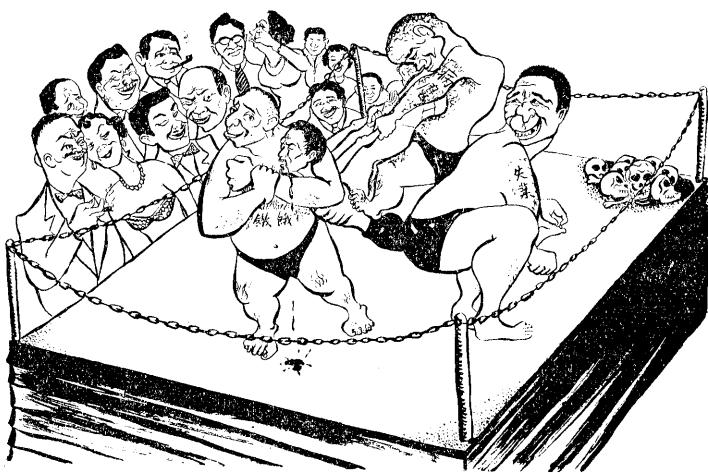
應如何去找，如何去配，它是屬於那一類的。(七)舞步要如何去找，它是屬於那一類的。這些研究過後，便選出幾位同學為基本的負責人，由這幾位同學收集了同學們所發表的意見再參考一些有關的書籍，然後決定了一个基本原則——台位，隊形，歌曲，舞法及有關的種種！再通過大家同意，就開始練，在排練期中，雖然遇到了很多的困難，但是他們並不因此而退縮，所以才會有今天的成功。

不可否認的，他們這次的演出是有很多缺點的，而在這人力物力兩缺，來援斷絕的孤城裏，而毫無經驗，他們竟能够搞出這樣的東西來，實在是可喜，可敬的事。「歡樂舞」，「稻草人」也不就是這樣搞出來的？雖然在他們演出的節目裏有許多地方是大同小異的，可是他們所表現歌頌和刻劃的對象，却是各個節目都有它自己的獨特作風和優點，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家不但不感到單調而討厭它，反而熱愛它，擁護它。朋友們，要是你真的愛它，你真的認為它是教育大眾的有力武器，那你就得趕上去，勇敢的趕上去。記得前人的這些成就，也是從荒蕪和不懂中闖出來的。所以我們得走，走向廣大群衆中去，後實際的生活中去找尋材料，創造出有血有肉，合采大家的要求的作品。

在此地我有一個建議，就是我們住的地方是南洋，在這兒人們有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我們舞蹈也不必限制在「農作舞」的小圈子裏。我們可以吧圈子放大，應該再進一步的創作一些以當地現實生活為背景的舞蹈，譬如「建設舞」——「築路舞」，或是其他方面的種種舞蹈。這些新的東西，也許更會得到觀眾的擁護。

就說一築路舞」，有些朋友們會這樣說，「築路舞」有什麼好跳的呢？把一些茅草除掉，然後用一些泥土或石子蓋上就是了，這簡直不像樣。但是我們如果把它深入的研究就不這麼簡單了。如這路是由你們現在開築的呢？還是早已有人開過，以後不知為什麼又荒蕪了？就只從這方面，着手我們就能連想到許多多的東西來了。假定它是由你們現在才開築的，那毫無疑問的，這地方一定是很荒蕪，樹木叢立，灌草連綿，在其中還躲藏著一些毒蛇和猛獸。要是這地方已經被人們開築過，後來才荒蕪的，如果你想把它編寫成歌舞劇，那你得向觀眾交代清楚，前人是如何辛苦地建設這路，接着遭受到什麼和如何把它從新修理起來，這種種都是值得我

們去表達刻劃及顧慮到的。根據以上這許多我們可以知道這題材並不是空洞，單調沒有意義的，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生氣勃勃的材料。同時，我們更明白的了解到。建設築路等，這些工作是非常困難和堅苦的。所以當我們編寫這類舞蹈時，就得從他們中去找出這些象徵，採取他們的步法，這樣才能充分的表現他們的那種神聖和偉大的精神。在選擇插曲時也要選出一些雄壯，熱誠，有力的歌曲。有意義的舞蹈題材找到了，不論個人創作或是集體創作，都應該將整個舞蹈發展過程的大綱列出來，然得讓朋友們展開研究，同時請教那些在這種生活中工作的工人兄弟，只要是合理的，我們應該接受，千萬不能固執個人的成見，一直研究到大家都認為滿意為止。這樣做好以後才產生出導演團，將一切權力交給他們，讓他們去執行。這樣我們就可以把一個大舞蹈搞出來了。來吧！親愛的朋友們，同學們，大家來創造我們的舞蹈吧！



惶惶

(畫漫) 上台活生

獨幕劇：

校長室裏

陸苗

時間：一九五〇年某一天上午。

地點：新加坡。

人物：
余爲前

四十多歲，××學校的

校長。性急，暴躁，辦

事無能，卻死要面子。

洪莉莉

三十歲左右，某洋行職

員，憑着她叔父是××

學校的董事，由於裙帶

關係，於是竟也當起×

×學校的英文教師來。

柯廉崇

四十左右歲，××學校

的男教員。本想爲教育

而教育，但現實的醜態

卻粉碎了他的美夢，因

此他頹喪，消沉。

李太太

三十五六歲，××學

董事長的姨太太，生性

潑辣，心地狠惡。

李槐丹

李太太的親生兒子，×

×學校五年級學生，極

頑皮。

阿九

五十歲左右，××學校

的校工，有點傻里傻氣

，但心底却很善良。

佈景：××學校的校長室。左右各有一道門，左旁那

道門是通到外面去的，

右旁靠內的那扇門可以

前九

前

(簡稱九) 校長，甚麼事？
你這大半天到甚麼地方去？
怎麼這裏還沒打掃過呢？

(簡稱前) 向右門內) 阿九
！阿九！(阿九慢吞吞地由右門上。)

九

前

(簡稱九) 校長，甚麼事？
是呀，官大人可不是好惹的
他。

開幕時：

(舞台下靜止了一會兒
指着八時三十五分。)

余爲前挾了幾本書，
由左門上。他走近辦公

桌，把桌上的書籍公文，
等整理一下，正想坐下

去，却看見室裏顯得有些零亂，顯然校工阿九還不會來打掃過，於是

他輕輕走向右門。(不耐煩) 誰不知道今天是星期五。我是問你，今天是個甚麼樣的日子？

(莫名其妙地搔着頭皮)

呢，呃，不知道呀！校長，

你並沒有預先告知我？

(學着阿九的口氣) 我不知

道呀！甚麼事情你都不知道

。我告訴你，今天視學官要

到我們學校裏來巡視。

視學官？(突然明白) 哟！

我知道了，是不是個子高

的戴着眼鏡，從前也會經來

過一次的那個？

唔！就是他。他是華校視學

官！(故意誇大其詞) 一位

官大人！你可不能隨便得罪

所以，你還是趕快把房子收拾拾。〔顯出很嚴重的樣子〕回頭讓他看見房裏那麼零亂，要是他問起我來，我就說，你做事不勤勞，他是會解你的職。

〔焦急地〕校長，你可千萬別那麼說，我一家大大小小就全靠我一個人養活，要是我丟了這份差事，叫我到什麼地方去幹活呢？

你想保全這份差事，你就得好好的幹，埋頭的幹下去。爲了一家大小，做牛做馬我都願意，可是，校長，你千萬別那麼對那位官大人說。

〔焦急〕得了，得了，我是說着玩的。我的好寶貝，別急死我了，你趕快把房子收拾乾淨吧！

呃，呃，我就來，我就來。
 〔由右門下〕〔爲前看着阿九的背影出去，搖了搖頭，然後走到報紙架旁邊，拿了報紙，坐下去，開始閱讀起來。不久，阿九拿了雞毛帚山右門上。開始打掃書櫃及桌椅等。〕

〔感到寂寞似的，停了看報，故意找些話題跟阿九聊天。〕阿九，今天柯先生有沒有來？
 〔回過頭，淡淡地〕他昨天就是因爲他昨天沒有來，所以我才問你他今天是不是也

沒有來？

〔突然明白〕哦！他沒來，他沒來！〔憂悒地〕柯先生的大兒子病得好厲害，他的老婆又小產，也許這兩天有什麼三長兩短的！〔恐怖地〕哦！天老爺保佑他們！

〔詫異〕他的老婆小產？你前天他告訴我的，他還向我借了十塊錢，說是給他兒子請醫生的。

〔更詫異〕他還向你借錢？一個教師向一個校工借錢，這簡直是教育界的耻辱！

柯先生也太不幸了！人本來就窮，偏偏老婆小產，兒子又生重病，這也難怪他。哼！窮！這些當教書先生的個個都喊窮，似乎貧窮永遠跟教師們結了不解緣似的，可是，阿九，我余校長從來就不會喊過一個窮字。阿九，不是我愛說大話，我今天能過這種舒適的生活，就全靠我的手腕！

〔討好他〕呃！校長，你真能幹！你真能幹！

〔急切地〕呃！要，我要，我的手腕？

〔急切地〕哈哈！阿九，你要不要學不難，容易極了！哈哈！

可是我現在不教給你，以後才慢慢教給你好了。

〔興高采烈〕好的，以後才慢慢教給你好了。

丹（簡稱丹）校長！

（收住笑聲，嚴肅地）什麼事呢，槐丹！

（指着臉上的傷痕）校長，你看，洪先生把我打得這樣子！

（低下頭看傷痕，一驚）怎麼？她把你打得出血了？

呃！她拿藤條在我身上亂打，我要避開她，她一鞭就打在我臉上。

那怎麼了得？還淌着血水呢！可是，槐丹，她爲什麼打你呢？

她要我繳文法習題，可我沒有做，所以她就打我。

〔皺眉〕你怎麼可以不做習題呢？

校長，你是知道的，昨天是我爸爸生日，我們家裏來了許多客人，亂烘烘的，我怎麼有時間做習題呢！

這當然是值得原諒的，洪先生未免也太認真了。（回味地）昨兒晚上那頓晚餐吃得真够味兒。

〔嘴插〕嘻嘻！難怪早上校長你遲會到，原來你昨晚一定是喝醉了酒哪！

阿九，你少說話！（問槐丹）槐丹，你先回課室去，回頭！我定要跟洪先生追究！

學，嘻嘻！

（爲前正在得意地笑着的時候，忽然李槐丹由右門上。）

（簡稱丹）校長！

（收住笑聲，嚴肅地）什麼事呢，槐丹！

（指着臉上的傷痕）校長，你看，洪先生把我打得這樣子！

（低下頭看傷痕，一驚）怎麼？她把你打得出血了？

呃！她拿藤條在我身上亂打，我要避開她，她一鞭就打在我臉上。

那怎麼了得？還淌着血水呢！可是，槐丹，她爲什麼打你呢？

她要我繳文法習題，可我沒有做，所以她就打我。

〔皺眉〕你怎麼可以不做習題呢？

校長，你是知道的，昨天是我

爸爸生日，我們家裏來了許多客人，亂烘烘的，我怎麼有時間做習題呢！

這當然是值得原諒的，洪先生未免也太認真了。（回味地）昨兒晚上那頓晚餐吃得真够味兒。

〔嘴插〕嘻嘻！難怪早上校長你遲會到，原來你昨晚一定是喝醉了酒哪！

阿九，你少說話！（問槐丹）槐丹，你先回課室去，回頭！我定要跟洪先生追究！

丹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可是她是先生，你是學生，你總該讓着她些。
 讓着她？你叫她向我陪不是，我就饒了她！
 現在你先回去上課，等會兒下了課，我一定要給她一頓教訓。
 不，我要她現在到這裏來向我道歉，要不然，我馬上回家告訴我爸爸。

(焦急)這……這……這叫我怎辦哪？這事要是讓李董事長知道了，那還得了？
 搖了搖頭皮，突然轉向阿九：「阿九，你怎麼老呆在這里，還不趕快去請洪先生來！」
 呢，呢，校長。(由右門下)

(哀求地)回頭洪先生來的時候，我說她幾句就算了，你可千萬不能要她向你道歉。她是你的師長，她不會隨便向一個學生道歉的。

她不配做我的師長。誰得罪了我，誰就得向我陪不是！(焦躁地搓着手，踱起步來)這叫我怎麼辦？這全是洪先生的錯。怪就怪她做事太疏忽，可是，她……她……

(畏縮)校長，洪先生來了

(氣憤地)哼，沒那麼便宜，她打了我，我一定要報復！

！(偷偷地由右門溜下)
 (抬頭看着莉莉)洪先生，你……你……

方法來處罰學生的。現在你把槐丹打得出了血，回頭讓李董事長知道了，那麼

(厭煩地插進)校長，你怎麼開口李董事長，閉口李董事之一，你一個字也不提他，老是說着李董事長。

校長，你有話就痛痛快快地說出來，別老那麼李董事長長，李董事長短的，真煩死人！

好，一句話，我要你想出個善後辦法。

(莫明其妙)善後辦法？唔！

(誤會了爲前的意思，刻薄地)我沒有打死人，用不着我來替人家想善後辦法。

可是回頭李董事長問起我的時候，叫我怎麼對他說？

(這一趨靜默地站在一邊，突然高聲地插嘴)校長，我不要她向我父親說什麼好話，我只要她向我道歉！

(嚴厲地)槐丹，你少胡說，你不把作業繳來，我打了你，你還要我向你道歉，這簡直是胡鬧！

(雄赳赳)哼，你不向我陪不是，我就告訴我爸爸去，叫他把你滾蛋！

(氣得直喘氣)哼，你這小流氓！你以爲你父親是本校的董事長，你就可以在學校裏胡作亂爲嗎？(指爲前)

前 莉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莉(簡稱莉，若無其事)校長，你……你……
 (左右爲難，不知所措)洪先生，你……你……又望

望槐丹)呢……槐丹……你要對我訓話了。我打了董事長的兒子，我惹了禍，所以你要對我訓話！(爲前想

要插進來辯護，可是莉莉却不讓他有說話的餘地)校長，我是當教師的，教師的責任就是要教導學生，學生不聽我的教導，我當然有權責罰他們。(故意嘆了一口氣)

(唉！我這個性子真怪，學生們做錯了事，我絕不能視若無睹地放過他們！)

(急得團團轉)洪先生，請你別誤會我的意思。我是說，你把槐丹打得這個樣子，回頭讓李董事長知道了，你叫我怎麼交代呢？

(冷笑)你不會交代，你就不敎導他。

李董事長是不贊成用體罰的

主意。我是本校的校長，學校里的一切事情，我當然要負全責。洪先生，你知道

洪先生，你怎麼老是誤會我的意思。

洪莉莉跟在阿九的背後，由左門上。)

(洪莉莉跟在阿九的背後，由左門上。)

校長也許怕你，可是我洪莉
莉絕不怕你這小流氓！

(蹙緊眉尖，急得滿頭大汗)
好了，好了，你們別把我
急死了。這樣吵吵鬧鬧的，
回頭讓人家知道了，不是要
把我們學校的面子丟光了嗎
？(稍為緩和)槐丹，你就
算吃虧點吧，而且洪先生又
是你的師長……

丹

莉

前 前

(不等校長說完，立刻插嘴)
(哼，師長？她把我打得出
了血，(指着臉上的臉痕)
還口口聲聲說是我的師長。
如果她不向我道歉的話，我
決不甘休！

(又羞又恨)哼，我不幹了
(說着狼狽地由右門下。)

(追上去)洪先生，洪先生
！你別……(可是莉莉却頭
也不回地去遠了)嗨！這……
：這……這叫我怎辦啦？

校長，她不向我道歉，我就
告訴我爸爸去！(憤然由左
門下)

槐丹！槐丹！你先別去！

追到門口，槐丹却已經去遠
了他只得失望地踱回來，急
得團團轉)嗨！這叫我怎處
辦呢？洪先生的叔父是本校

的董事，槐丹的父親又是本
校的董事，槐丹的父親又是本

校的董事長，董事的姪女把
董事長的兒子打得出血了，

現在董事長的兒子要告訴他
爸爸去，董事的侄女嚷着

要辭職，我是本校的校長，
這些事我不能不管。嗨！這

叫我怎辦啦？怎辦？怎麼
辦啦？……(爲前正在燥
急的時候，廉崇寶失地由左
門匆匆上。)

(簡稱崇，低着頭)校長！
(馬上擺出一副莊嚴的面孔
(哦，柯先生，你來了？(敷衍地)
你的孩子好些了吧

(憂傷而恐懼)不，我的孩
子快不行了！
那你也得給他去請個醫生，怎
麼反而跑來上課了？
不，校長——

(故意裝出着急的樣子)不行，不行，你不能再延誤時
間了，你得馬上就去請個醫
生。
(故意裝出着急的樣子)不行，不行，你不能再到學校裏來
了，你得去我庶務主任呀！

這年頭請醫生總得要錢……
那當然，不只請醫生要錢，
無論幹什麼事都非要錢不可
，這年頭真是金錢萬能。(感
慨)金錢萬能！

可是，校長，你知道，我這
孩子一病就是個把月，偏偏
內子前天又小產，我們一家
人全靠我這每月一百多塊錢
的薪水養活，叫我那來那麼
多錢請醫生呢？唉！……

是呀，在這個社會裏，無論
幹什麼行業都好，就只有我

們當教書先生的不行，一個
月拿了一百多元的薪水，整

天就得拚死命的喊，真是「
吃的青草，榨的是牛奶」

(似乎沒有聽見爲前的話)
校長，這些日子以來，我就

只能向我的朋友們借點錢給
孩子請醫生，可是他們個個

都跟我一樣的窮。(悲傷)
可是，我不能讓孩子活活的
病死，我只好跑到學校裏來

(明白廉崇的意思，可是
故意裝出同情的神態)你是
要向學校當局先支薪水吧？
(胡亂地點了點頭)唔！
那你也得去我庶務主任呀！

(忽然記起)剛才我已經找
過了他，可他說無論誰都不
能預支薪水，說是董事長下
的命令。

(鬆了一口氣)哦！
我向他再三的請求，他怎麼
也不肯把錢借給我，他說他
很同情我的處境，可是他決
不能因爲同情我而違背了董
事長的命令。他說如果他把
錢偷偷借給我，萬一不幸讓

董事長知道了，他的飯碗就
要跟着跳舞。
庶務主任真是個最忠於職責
的人。

(未完)

訴苦

一曉莊一

在烈日蒸晒之下，
我的脚上起了泡，
窮人的痛苦，
只有窮人在熬，
也只有窮人知道！
近來百市冷淡，
每天賣不了三幾毛。
一家老小，
全在哭哭吵吵，
錫價總不會好轉，
「禁運」也總不會放寬，
小康之家都在經濟恐慌，
你道我們窮人該怎麼辦？
我們窮人該怎麼辦！？



木刻：王景明

「孔乙己」這是魯迅筆下的讀書人的典型，作者利用他來代表無數的中國底讀書人。當最初我們讀「孔乙己」的時候，我們或許會發笑，可是隨後，我們却會感到難過和沉痛。作者在最後寫道：

「自此以後，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到了年關，掌櫃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中秋可是沒有說，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我到現在終於沒看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

在這一段裏，作者一改最初對孔乙己發笑的態度，而留下無限的懷念和深厚的同情。確實的，舊社會把孔乙己毀壞得太慘酷，太無情了。孔乙己寫得一手好字，認得回字的「四種寫法」，而且書經背得爛熟，甚至在咸亨酒店裏，看到小孩子們抓茴香豆的時候，也說是什麼「多乎哉，不多也！」你覺得也可笑麼？其實他的讀書跟過去和現在的一些讀書人是沒有多大差別的。譬如現在有些學校老師，不是還在提倡「字要正楷，且寫得準，書要背得熟」的主張麼。你如果認為回字的「四種寫法」和「多乎哉，不多也！」那樣的博學沒有多大的意義，那麼試問：化費了多少美金從國外所學到的一些七零八落的知識究竟有多大的價值呢？所以孔乙己的可笑，只因他腦子里沒有現實的世界，現實的社會，只有書和酒；他也就在書本和酒的中間陶醉着。

其實，在本質上看，孔乙己是個可愛的人物，因為他有愛，他愛孩子而把自己的茴香豆分給他們吃，他對人熱心，甘願不怕麻煩地教那酒店的小伙計識字，他有信用，從不拖欠酒賬；而且他又做到了「禮義廉恥」的「恥」，爲了偷東西被丁舉人打折了腿，而仍願自認是跌斷的，他說：「竊書不算是偷書」。很可惜的，這種本質上值得人同情的，可愛的人物，却要受人揶揄，受人玩弄；人們盡在他身上找笑料，而且玩弄了他，還加給他一個罪名，彷彿孔乙己越痛苦，人們就愈快樂，所以我們憎恨社會只能摧毀好人。孔乙己，事實上他並不會輸給那種逃避現實文人，更比那種在學校裏叫學生們不問世界大事的大學校長來得好，因爲前者在腦子裏不見得完全沒有世界社會觀。

長來得好，因爲前者在腦子裏不見得完全沒有世界社會觀，已經有意地忘掉了現實，要單用幻想或書本知識自我陶醉了。

，後者呢，已經有意地忘掉了現實，要單用幻想或書本知識自我陶醉了。

孔乙己已在被損害中始終毫無反抗，這即使我們難過而深感遺憾，大概有人會說，孔乙己的受淘汰，是咎有應得吧？但，我們從全而去，看孔乙己，或許不至如此吧。我們憂慮的例是在現實中遺存着孔乙己，這些人，他們不僅受了舊社會的害，而又寬容舊社會，他們終日引經據典，毫無顧及地以他們那似通非通的學論去影響別人，在無形中把許多向前提的人往後拖退。這類人，我們同情他，但我們也要憎惡他，我們只希望他不會有孔乙己那樣的立場，我們希望他能改造舊頭腦，參加現實的鬥爭，唯有這樣，我們才會對他擁護與愛戴的！

孔乙己這樣的人物，他的本質值得我們同情，然而他的精神要不得；所以我們應該警惕着：不要再做孔乙己！

二月十日

本刊稿約

(一) 我們歡迎文藝創作

(如論文、散文、雜文、詩歌、小說、傳記、戲劇、劇評、歌曲等。) 和譯譯作品，但譯稿必須附上原文或註明所譯書籍的名稱。至於木刻、漫畫、素描等作品，亦在本刊搜羅之列。

(二) 所有來稿，概用稿紙謄寫清楚。

(三) 請於稿末書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處，發表時的筆名聽便。

(四) 編者對於一切來稿，有刪改的權力，如不願刪改，請預先聲明。

(五) 稿件如欲退還，必須附寄貼足郵資的信封。

(六) 來稿逕寄：星洲密駝律一七二號耕耘出版社，
The Cultivator, 172, Middle Road, Singapore-7.

(七) 作品一經發表，當奉具稿酬。

編餘漫筆

編輯室

這份刊物終於在懸切的期待中誕生了。我們心裏是多麼激動而愉快呵！

是的，爲了這嬰兒的誕生，我們忘我地工作着，獻出我們的最大的力量，流下第一把辛勞的汗。正是在我們這種熱情、積極的精神下，我們將這美麗的嬰兒接生下來。

這是誰的功績？這是我們的功績，不，更正確些，是全體愛護我們的讀者的功績，在這刊物還未出版前，我們就會接到許多讀者的來信，我們從這些信裏看到一顆爲我們虔誠祝福的忠赤的跳躍着的心。

廣大的讀者群正是這嬰兒刊物的媬媬，一個緊貼着媬媬的嬰兒是必定會成長爲真正的人的——我們這樣想。

× × × ×

我們收到一份音樂創作。

這是鐵風君交給我們的，他是一位有前途的星洲青年作曲家，現在正在本坡某音樂社團學習，聽說「耕耘」要出版了，特地將他這創作交給我們，還免費付上已製好的銅版。我們衷心的感激這位青年作曲家，而且爲他祝福。同時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新音樂工作者站起來耕耘這荒蕪的星洲的音樂園地。

你聽！這青年的歌聲是多麼的熱情澎湃。

× × × ×

親愛的讀者們：伸出你們的手來扶持你們的嬰兒，叫他快快成長吧！給我們寫稿，批評的建議……。我們在虛心地等待着你們啊！

新市及馬來亞學生界最愛讀的報紙：

新報

版出六，四，二逢每

A號八五一街絲絲市新：址地

九三七一：箱信 七五一六：話電

SIN PAO PRESS, LIMITED.

158-A, CECIL STREET, SINGAPORE.

TEL: 6157.

P. O. BOX 1739.

定價：
每份一角五分
每月一元八角

言論公正
新聞翔實
副刊精彩
版式活潑

建立健康新理論
反對色情文化

「用度有方」

要避免日蒸雨淋之苦楚

請採用 阜安布傘行品出

歐洲鋼骨上等原料
社團男女各種布傘
批發零沽一律歡迎

新嘉坡密駝律四九號
電話：八五一四六



人獅牌背心

電話三四八七七

價廉物美 素而有之
最適合學生界穿着

王影相用品公司

專營：

世界著名相機，
咪紙、非林、藥料
以及
其他攝影用具

地址：新嘉坡勿拉士峇沙律門牌四十六號
電話：22675